

清

涼

傳

三

清

政

典

重雕清涼傳序

白馬東來象教流行於中土玄風始暢或示禪宗以
探宗或專神化而表法亦猶水行地中枝分別派雖
異至於濟世利物之功其歸未始不同故唐劉夢得
已為佛法在九州間隨其方而化因名山以為莊嚴
國界凡言神道示現者必宗清涼馬按經言文殊師
利宅東北清涼山與其眷屬住持古佛之法降大慈
悲以接引群生或現真容以來歸依或法祥光以竦
觀仰千變萬化隨感而應有不可形容擬議者何其
異哉昔有沙門慧祥與廷一者皆緇林助化之人泊
丞相張公天覺皇華朱公少章皆大臣護法之士異

嘉祐

世相望同心贊翼慮聖跡在遠未彰芳塵經久或熄
乃廣搜見聞與目所親覩編次成帙慧祥始為清涼
傳二卷迺一復為廣傳三卷張相國朱奉始又為續
傳記以附於後其他超俗談玄之流與夫高人達士
作為詩頌贊偈附名傳末呈聯珠貫粲然具錦之文
流行於世凡九州四海之內雖未身詣靈岳目瞻聖
跡但覽卷披文自然回思易慮益堅向善之心其外
護之益末易可述偶回祿之搆災致龍文之俱燼不
有興者聖功神化歲久弗傳東安趙疏以酒官視局
臺山慨然有感於心即日主僧願捐橐金以助緣僧
正明淨諸其屬曰茲事念之日久屬化宮之災用刀

有先後今因其請盡出粟帛以成其事僉工鏤板告
成有曰趙因造門囑余為序以冠其首明淨與前提
點僧善誼相繼以書為請僕嘗謂道不在衣傳衣可
以授道法不在文披文因以悟法僕既嘉趙侯用意
之善而二高僧皆於清涼有大因緣者知非販佛以
眩眾故為之書

大定四年九月十七日古豐姚孝錫序

善輝

保定府永寧寺住持宗綏 首座宗綸 同助緣

比丘法浩 祖泉 永政 恭亮 善綸 善果 正壽

正清 正欽 福德 正喜 正泰

比丘尼悟喜 覺圓 祖興 祖志 湛訪 智順 悟能 善能

續清涼傳卷上

朝奉郎權發遣河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張商鑒

商英元祐丁卯二月夢遊五臺山金剛窟平生耳目
所不接想慮所不到覺而異之時為開封府推官以
告同舍林邵材中材中戲曰天覺其師并問乎後五
月商英除河東提點刑獄公事材中曰前夢以驗勉
矣行焉人生事事預定何可逃也八月至部十一月
即詣金剛窟驗所見者皆與夢合會天寒恐冰雪封
途一宿遂出山明年戊辰夏五臺縣有群盜未獲以
職事督捕盡室齋戒未遊六月二十七日壬寅至清
涼山清涼主僧曰此去金閣寺三里注歲崔提舉嘗

於此見南臺金槁圓光商英默念崔何人哉子何人
哉既抵金閣日將夕山林漠然無寸靄僧正省竒來
謁即三門見之坐未定南臺之側有白雲繇密如敷
白氎省竒曰此祥雲也不易得集衆僧禮誦願早見
光相商英易公裳燃香再拜一拜未起已見金槁及
金色相輪輪內深紺青色商英猶疑欲落日之射雲
成色既而暝黑山前霞光三道直起則所疑益然自
先矣癸卯至真容院止於清輝閣北臺在左東臺在
前直對龍山下枕金界溪比浴室之後則文殊所化
宅也金界之上則羅睺足跡堂也知客誓曰此處亦
有聖燈舊有赫僧請之飛現攔杆之上商英遂稽首

敬禱酉後龍山見黃金寶階成初北山有大火炬誓
言聖燈也瞻拜之次又現一燈良久東臺龍山羅睺
殿左右各現一燈俗室之後現大光二如掣電金界
南溪上現二燈亥後商英俯視溪上持燈者其形人
也因念曰豈寺僧遣人設一大炬以見欺邪是時誓
已寢即遣使王班借職秦愿排門詰問誓答曰山有
蛭虎彼處無人行亦無人居商英疑不能決又覩燈
光忽大忽小忽赤忽白忽黃忽碧忽分忽合照耀林
木即默省曰此三昧火也俗謂之燈耳乃跪啓曰聖
境殊勝非我見聞凡夫識界有所限隔若非人間燈
者願至我前如是十請溪上之燈忽如紅日浴海騰

空而上放大光明漸至閣前其光收斂如大青喙啣
圓大珠商英遍體森颯若沃冰雪即啓曰疑小已斷
言已復歸本處光滿溪上秦愿等自衛見之如金色
身曲屈而上妻孥所見又異於是白領而紫袍者
螺髻而結跏趺者伏劒者戴角者老僧曰此金毛飛
師子及天龍八部也良久北山雲起於白雲中現大
寶燈雲收之後復現大白圓相如明月輪甲辰至東
臺五色祥雲現有白圓光從地踴起如車輪百施商
英以偈讚曰雲貼西山日出東一輪明相現雲中修
行莫道無撈摸只恐修行落斷空相次大風雲霧奔
萃如欲傾崖裂壑主臺僧曰巡檢下兵適持肉燒煮

不可禁頭來日屏去七月乙巳謝巡檢兵甲沉弊于
北臺晚体于中臺大風不心四山昏晦警寺失色臺
側有古佛殿商英令掃灑携家屬祈禮所與俱者警
臺住二人指使蒼頭虞侯二人茶酒二人北陟數米
中臺之頂已有祥雲五色紛郁俄而西北隅開即布
碧琉璃世界現万菩薩隊伏寶樓寶殿寶山寶林寶
幢寶蓋寶臺寶座天王羅漢師子香為森羅布護不
可名狀又於真容殿上見紫芝寶蓋曲柄悠揚文殊
師利菩薩騎師子復有七八尊者升降遊戲左右俯
仰臺主戲曰本臺行者十九年未嘗見一光相相顧
假福力呼而視之既呼行者則從兵潛有隨至竊窺

者矣日漸暝北臺山畔有紅炬起商英問秦愈此處
有何人燒火愈以問警警以問臺主臺主曰彼頑崔
巨石且大風鼓山何火何停必聖燈也瞻禮之次又
現今燈二隔谷現銀燈一如爛銀色適會沿邊安撫
郭宗顏遣人馳東來商英指燈視之曰汝見否曰見
曰為我謝安撫方瞻禮聖燈大風不可秉燭未及答
東於是再拜敬請願現我前先西後東一一如請末
後西下一燈於紺碧輪中放大光明而來東西二燈
一時俱至自北臺至中臺十里指顧之間在百步內
遠則光芒近則收攝猶如白玉琢大寶碗內貯火珠
明潤一色拜起之際復歸本所于時臺上之人生希

有想慇懃再請連珠復至夜漏捋人寒凍徹骨拜辭
下山東燈即沒二燈漸暗商英曰業已奉辭瞻仰之
心何時暫輝發是悟已於一紺輪中三燈齊現如東
方心宿紺輪之外紅焰滿山是夕大風達丙午昏霾
亦然商英抗聲曰昨夜中臺所見殊朦如此今日當
往西臺菩薩豈違我哉行至香山則慶雲已罩臺頂
沉幣已所見如初心無琉璃世界耳遂遊玉華寺與
壽寧寺還真容院郭宗顏及代州通判吳君偁五臺
知縣張之才都巡檢使劉進保甲司勾當公事陳聿
各以職事來集商英以所見告之雖人人稱歎不已
揆其聞而知之亦若商英曰鄉之傳聞也是夕清輝

閣前再見金燈如至之初遣人白郭昊等五人同觀
浴室後之松上忽現群燈如連珠諸君各拈額再拜
頃之光隱衆散羅喉殿側現大白光如流星唯浴室
後之松林白氣朦朧過夜分乃息丁未郭昊案東寨
張之才還比天色亦大昏霾商英與陳聿及興善監
鎮曹諝晚登梵仙山曹諝曰詐夕聞金燈見竊於公
宇後見之聿問曰君所見處所安在諝曰在空中聿
扣頭曰聖哉聖哉聿自高而視之若在溪上君自下
而視若在空中商英自以累日所求無不響應因大
言曰為二君請五色祥雲即起更衣再拜默禱俄而
西南隅天色鮮廓慶雲綢繡紫氣盤繞商英曰紫氣

之下必有聖賢請二君虔肅當見靈迹良久宮殿樓閣諸菩薩衆化現出沒商英又啓言願現隊仗使二人者十見言說歟然布列二君但嗟嘆而已既暮欲去眴視之際失其所在二君曰聖哉聖哉若假雲氣而現者當隱隱沉滅豈遽然無蹤也哉其夕復止清輝閣念言翌日且出山寶燈其為我復現抽扁啓扉則金界南溪上已現大炬浴室後三燈東西相貫於松稍合為一燈光明照耀苒苒由東麓而南行泊於林盡溪磧之上放大白光非雲非霧良久光中現兩寶燈一燈南飛與金界溪上四燈會集而羅睺足迹殿及龍山之側兩燈一時同見商英即發願言我

若於過去世是文殊師利眷屬者願益見希奇之相
言訖兩燈揮躍交舞數四商英觀是事已發大誓願
期盡此形學無邊佛法所有邪淫殺生安語倒見及
諸惡念永滅不生一念若差願在在處處菩薩鑒護
於是南北兩燈黃光白焰前昂後驪騰空至前爾時
中夜各復本處是日也商英先至羅睺足跡殿見其
星宇權弊念欲它日完之其夜足跡殿所見燈尤異
即以錢三万付僧正奇修建戊申至佛光寺主僧紹
全曰此解脫禪師道場也碑與龕存因閱碑中所載
解脫自解脫文殊自文殊之語喟然歎曰真丈夫哉
以偈贊曰聖凡路上絕纖痕解脫文殊各自論東土

西天無着處佛光山下一龕存日已夕寺前慶雲見
紫潤成藥問全曰此寺頗有靈迹否何因何緣現此
瑞氣全曰聞皇祐中嘗有聖燈商英曰審有之必如
我請問其方曰南嶺昏夜敬請嶺中果見銀燈一巖
崦見金燈二且比之真容院所見少差甘已酉至秘
廩岳未至之十里自臺有白氣一道直貫岳頭岳前
見文殊騎師子既至岳則天色晦昧殊失所望有代
州圓果院僧繼括結廬於山之陽閱大藏經不下山
三年矣即詣其廬問以居山之久頗有見否括曰三
年前岳上門開有褐衣童衣紫衣僧三人倚門而立
久之復閉又崖間有聖燈括聞而未之見也括乃曰

天色若此豈貧道住庵無狀致公空來空去乎雖然
願得一篇以耀品穴遂拂壁寫一偈去閱盡龍宮五
百函三年不下秘笈品須知別有安身處脫却如來
鵲臭衫寫偈已出庵堂見品口有金色祥雲光彩奪
目菩薩乘青毛師子入於雲間商英曰今夕大有勝
事必不空來也品崖百仞嵯峨壁立率妻孥東向堂
崖再拜敬請逡巡兩金燈現於赤崖間呼主僧用而
視之夜漏初下從兵未寢聞聿家歡呼人人背仰首
見之誼譁盈庭凡七現而隱處請累刻崖面如漆用
曰聖境獨為公現豈與吏卒共邪幸少需之人定用
耒白曰左右睡矣可再請也商英更衣俯伏處於初